

外府境圖

溫州文獻叢書

孫衣言 孫诒让父子年譜

孙延钊 撰
徐和雍 整理
周立人 整理

梅頭山

寧村所

永嘉縣

《溫州文獻叢書》整理出版委員會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355574

周立人

整理

K825.1

J750

文献丛书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温州街

永嘉縣

梅頭山

寧村所

水嘉榜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7955574

大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孙延钊撰徐和雍 周立人整理.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温州文献丛书)

ISBN 7-80681-175-3

I . 孙... II . 孙... III . ①孙衣言(1815~1894)一年谱
②孙诒让(1848~1908)一年谱 IV .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419 号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撰 者: 孙延钊

整 理: 徐和雍 周立人

责任编辑: 顾 贤

封面设计: 姜 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6.125

插 页: 4

字 数: 404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100

ISBN 7-80681-175-3/K·037

定价: 34.00 元

孙衣言遗像



孙诒让遗像





潘岱峴下孙氏旧居



玉海楼

世宗憲稿疏

高邑 与詳法寫密疏陳告見仰祈

臣方守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至等司欽此惟查自

光緒三十年經奏辦理事務多誤而尤甚誤於不享天淳海

副政府中一毫石不許所遣執使擾脣心一地扶

子一和竹接報天下而天下之皆接奏而不以不以

碑你即行奏于我指合此悔一而各引恤為他勿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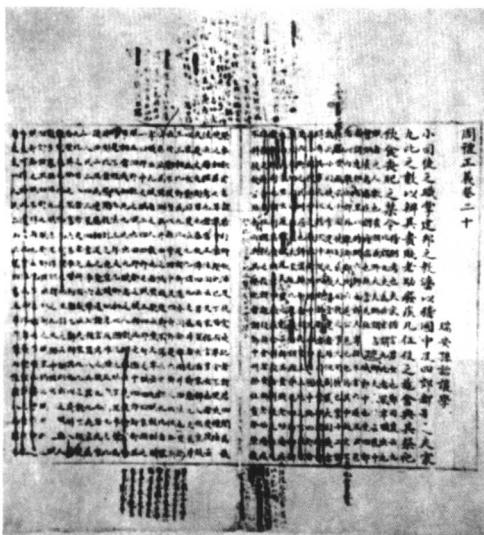
和指付一送至不為凡片傷心一時日不以不

小臣使是職掌建都之教諭以備國中之事御

周禮正義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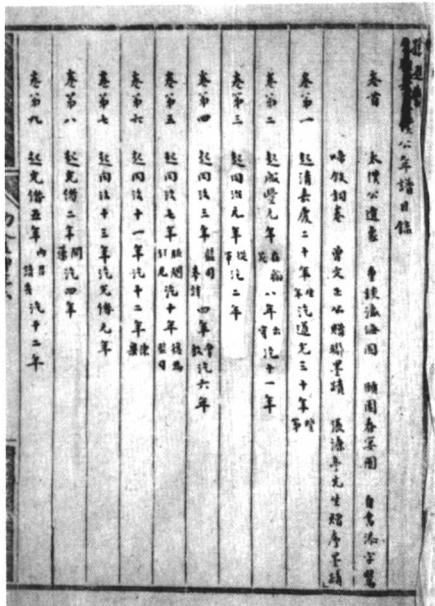
瑞安張詒謹學

《周禮正义》稿本
——孙诒让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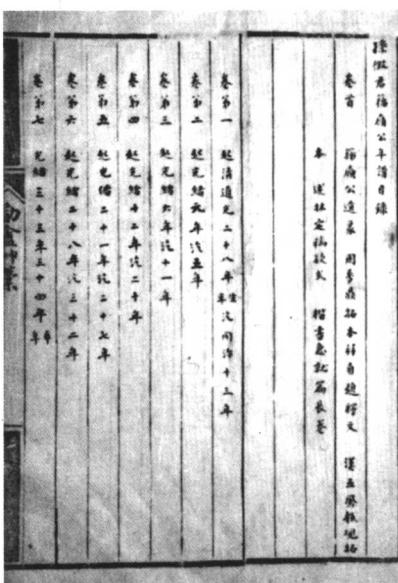


《密陈事务疏》
——孙衣言手迹





《孙逊学公年谱》手稿



《孙征君籀庼公年谱》手稿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温州古称东瓯，历史悠久，宋代以来名家辈出，人文荟萃，地方文献之盛冠于浙东南。温州市图书馆收藏大批稿本、抄本和刻本，市博物馆和其他部门也积累了许多珍贵文献。在建设现代化新温州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

近代温州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清同治光绪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丛书》十五种二百五十二卷，民国四年如皋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十四种二十二卷，二三十年代永嘉黄群刻印《敬乡楼丛书》三十八种二百八十九卷，抗战爆发之前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四百零二种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嘉惠学林，功绩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依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两浙作家文丛、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等先后入选温州名贤著作若干部，其著名者为《叶适集》《习学记言序目》《宋宰辅编年录》《林景熙集校注》《永嘉四灵诗集》《真腊风土记校注》《高则诚集》《刘基集》《礼记集解》《周礼正义》《札逐》《墨子间诂》《宋恕集》等；民间自发刊印者包括《王十朋全集》《陈傅良先生文集》《董每戡文集》《苏渊雷文集》等数种。1992年温州师院语言文学研究室计划编印地方文献丛书；1996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辑刊《孙诒让遗文辑存》《陈虬集》的基础上，发起设立温州先贤遗作征编委员会及基金的提案；1998年胡珠生先生等提出关于整理出版《温州古籍丛书》的倡议，限于

经费和条件,未能如愿。

随着温州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温州文化升位计划不断推进,文化建设倍受领导关注。2001年,钱兴中市长亲自召开座谈会,共商地方文献抢救事宜,成立《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拟订五年规划,抽调人员,设立编辑部,拨出专项经费,并得到温州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温州烟草公司等捐资赞助,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温州文献丛书》宗旨: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着眼于文化品位和学术气氛的营造和提升,积极推进温州两个文明建设,向文史研究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一整套完备而有新意的温州地方文献的基本资料,以供阅读参考和分析研究。在力求出精品的同时,努力造就若干热心文化事业、尊重学术规范、钟情文献工作的青年学人,达到既出书又出人的目的。

本丛书要求:

- (1) 所收诸书性质上限于温州相关著作和温籍人士著作。
- (2) 地域范围以现行辖区为准,即鹿城、瓯海、龙湾等区,瑞安、乐清两市,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县。
- (3) 时间以成书于1949年前为限,个别选题酌情下延。
- (4) 内容以文学、历史学、哲学、科技等方面的重要古籍史料为主。
- (5) 步骤:以抢救挖掘稿本、抄本、孤本为重点,兼顾整理文集类及零散资料汇总类,优先安排有全国性影响、学术价值较高、富有原创性的著作。
- (6) 整理方式:包括编校、标点、注释,并撰序言,编辑附录。要求认真严谨,底本应选择较早较准确的刊本,尊重原著的标

题、卷次及文字，注明资料来源或藏所。

采用横排、简化字形式出版。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2002年7月

整理前言

1983年夏,杭州大学历史系倪士毅、徐和雍去探望91岁高龄的孙孟晋老人。孙老诉述往事,谈及自己倾力撰写的其祖、父的年谱——《孙逊学公年谱》10卷、《孙征君籀庼公年谱》8卷,成稿已50年,仍未付梓问世,十年动乱时,为了免遭销毁,不得不将它送交北京图书馆,感慨万分。粉碎“四人帮”后,学术界出现了阳光灿烂的春天,给这两部年谱的出版带来了希望,然而此时孙老已双目失明,无法整理,于是孙老把此事寄托在来访者身上。几经磋商,决定请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徐和雍承担这一任务。为了向北京图书馆索回这两部谱稿,孙老请倪士毅代写委托书,加盖自己的印章,交托徐和雍前往办理。同年秋,徐和雍专程去北京图书馆交涉,陈述作者拟整理出版的意向,要求取回谱稿。馆长命有关人员清查后,见谱稿尚未登记上架,同意作者收回。当徐和雍返回杭州时,传来了孙老的噩耗,孙老没有能再见到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两谱就与世长辞了。

孙老去世后,徐和雍为实现孙老的遗愿,力争将两部谱稿整理出版。1986年,杭州大学古籍所和山东齐鲁书社联合发起整理出版《孙诒让全集》,同意将《孙诒让年谱》、《孙诒让遗文集》列入出版计划。徐和雍邀挚友温州师院政教系周立人一同整理。不久,出版系统实行改革,确定自负盈亏原则,出版《孙诒让全集》需大量资金补贴,山东齐鲁书社不堪重负,决定中辍这一出版计划。2001年,温州市决定编纂出版《温州文献丛书》,经著

作权继承者孙氏后裔书面授权，该编辑部同意将两谱列入出版计划。孙老两部谱稿的出版有了着落，我们如释重负，孙老如地下有知，定当感到欣慰。

我们认真阅读了孙老的两部谱稿，深深钦佩老一辈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作风。孙老为搞清其祖、父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成就，长达数载埋头于玉海楼案桌上，清理和阅读孙衣言、孙诒让的著作、函牍、眉批、札记，并一一加以摘录。正如章炳麟《孙仲容先生年谱叙》所说的，“其散在筐箧者，非其子姓莫能理”。作为儿孙的孙老，终于把家藏的有关孙衣言、孙诒让的大量资料清理出来，经爬梳和排比，编纂成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条理清晰的两部谱稿，它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孙衣言、孙诒让一生的基本面貌。

孙衣言出生于瑞安贫瘠山村潘埭的一个耕读之家，其父孙希曾进过学，但毕生从事农耕，家庭并不富裕。可是孙家有读书的传统，孙希曾更重视对儿子的文化教育，孙衣言五岁时就亲为启蒙，此后更不遗余力地供给儿子读书上进。孙衣言及其弟孙鸣天资聪慧，学习勤奋，青少年时就以善诗能文著称，并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道光三十年（1850年），孙衣言会试中式第九十三名进士，殿试二甲第三名，授职翰林院编修，不久晋升实录馆协修、纂修，预修《宣宗实录》。然而孙衣言并不是只知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而是一位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学者。早在孙衣言尚未出仕时，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侵略战争，当定海失陷、《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相继传来，他忧愤交加，赋诗痛斥英国的侵略行径，悼念死难的爱国官员，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孙衣言在预修《宣宗实录》时，独编《夷务书》百卷，从中更看清了外国侵略者对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直薄天津，孙衣言明知清朝统治集团已决意妥协退让，仍怀着满腔

激情，越职连上两疏，请早定战，从而触犯帝怒，被排除出朝廷中枢，贬往清军和太平军正在激战的安庆充当知府。

孙衣言从自身的遭遇中，看清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作为文学侍从更不可能有所作为，决意退出官场，他抵达定远接篆视事后即引疾归休。孙衣言的家乡是永嘉学派的发祥地，他自幼耳濡目染，深感其思想见解和政治主张有着现实意义，决心以振兴永嘉学派为己任。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与朱熹的道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的三大学派之一，是在抗金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学术和政治派别，代表人物是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其主导思想是“必弥纶以通世变”。注重“实事实理”的研究，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空谈义理，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他们生活在不断遭受金国侵扰的南宋，主张革除弊政，增强国力，坚决抵抗金兵南下。然而事过境迁，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到了元、明、清，这个学派渐渐消隐，著述也日益散佚。孙衣言认为清朝面临的局势与南宋有相似之处，企图藉传播永嘉学派的思想，促使当政者觉醒，革新政治，抵抗外来侵略。同时，当时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汉学和宋学，各持门户之见，互相攻讦，孙衣言不以为然，力辟汉、宋门户之见，认为“欲通其区畛，莫如以永嘉之学”。孙衣言独立于各学派，是“晚清特立之儒”。

这时，孙衣言的座师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势力迅速扩张，成为权倾内外的重臣。曾国藩十分赏识孙衣言的才华，函召赴皖协助。于是，孙衣言又重新进入官场，从出任庐凤颍道开始，逐步迁升江南盐巡道、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从孙衣言在任的作为和给督抚稟报中的建议看，都表明他是一位关心民间疾苦的好官。孙衣言并没有因从政而放弃学术研究，仍多方收集永嘉学派著作的各种版本和乡邦文献，抓住一切空隙细心进行校勘和编纂，并利用居官之便，将精校后薛季宣的《浪语集》、陈傅良的《止斋集》、刘安节的《刘左史文

集》、刘安上的《刘给谏文集》、许景衡的《横塘集》、叶适的《水心文集》、《水心别集》等等，编入《永嘉丛书》，分别刊刻于金陵、武昌，使永嘉学派的著作重新流传于社会。

孙诒让出生时，孙家的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父孙衣言、叔孙锵鸣都已出仕，并前后在翰林院任职，孙家已是名符其实的儒学之家，为孙诒让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诒让八岁时，孙衣言授他四子书外，先授《周礼》，希冀他以经制之学融贯汉、宋，为研究永嘉学派薛、陈、叶诸家学术打下基础。诒让十三岁就草拟了《广韵姓氏刊误》，迈出了校讎的步伐，在学术上可说是早熟的。诒让长期在乃父身旁，常常随父参加各种文人雅会，与张啸山、刘恭甫、戴子高、刘叔倪等汉学家频繁接触和交流，加深了对乾嘉学派的认识，进一步掌握了音韵、训诂、校勘、考据等治学方法。为了考辨古字，诒让广泛搜罗古碑、古砖、钟鼎、彝器、甲骨等古物，考证其文字，考辨出不少甲骨文字，撰写了我国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为甲骨文研究披荆斩棘，开辟了道路。但仅仅把它作为一种治学手段，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治学方向，仍沿着乃父指引的道路在行进。孙诒让摒弃汉、宋门户之见，也不受新学、旧学斗争的干扰，客观地、有选择地吸纳中外各家各派的思想见解，并用自己涉猎到的西方的一些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来疏解我国古籍，这有助于中华传统学术走向近代化。诒让几乎用了毕生精力疏理《周礼》，认真考订和重新审视有周一代的政治制度，写成了巨著《周礼正义》。章炳麟盛赞《周礼正义》，认为“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诒让鉴于墨子“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弊”，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思想面貌，克服社会弊端，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把自己研究的视野转向沉寂已久的墨学，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又写成了《墨子间诂》。墨学研究先驱俞樾为之写序，赞曰：“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孙诒让在研究中，旁及经学、史学、文字学、方志学及考据、

校勘、目录等众多学科，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把永嘉之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孙诒让是一位进步学者。他在认真著述的同时，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并把自己的思想见解和政治主张努力付之实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为了抵抗外来侵略，在家乡瑞安积极组织团练武装。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我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民主革命运动接踵而起。诒让一面带头参加反美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一面对方兴未艾的维新运动、民主革命运动表示理解、同情乃至不同程度的参与或支持。清王朝镇压了维新运动，在举办“新政”过程中日益暴露其虚伪性和欺骗性，诒让对清廷的幻想彻底破灭，从此不再接受清政府的征聘。他深感要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只有从自己家乡做起，而开发民智“以开学堂为第一要义”，于是首先在瑞安创办新式学堂，1905年出任温处学务处总理后，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在其任职的期间，温、处两府十六县建立起各级各类学堂三百多所，在文化教育建设上走在全国的前面。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在他的倡导下，成立瑞安务农会，组织富强公司，创设大新轮船股份公司，创建了温州地区第一批近代企业。诒让对温州一带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两谱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几乎每事每段都附有各种资料，如禀报、日记、信札、序跋、眉批、札记等，其中不少现已仅见于谱稿，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原始资料。

如何整理这两部谱稿？我们认为在尊重原作者，尽可能保存谱稿基本面貌的前提下，根据公开出版的要求和读者的需要，进行某些必要的调整和增删。

首先，从两部谱稿看，孙诒让不仅是孙衣言的儿子，而且是学术上的理想继承人。他俩为振兴永嘉学派而共同努力。孙衣

言整理、校勘、出版永嘉学派各家的著作,好比是培土浇灌,使之复苏并茁壮成长;孙诒让深入研究永嘉学派的学说,推陈出新,写出了《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巨著,等于开花结果,使之发扬光大,他们父子俩正反映了晚清振兴永嘉学派的全过程。而且在孙衣言、诒让的著作中,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难以截然分开,谱稿涉及父子者也往往雷同。为此,我们认为两谱“合则两全,分则两损”,故将两人年谱合并编辑,易名为《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但为提供两谱的原貌,凡经合并、增删处,均以加按语或加“*”的方式予以标明。

其次,两谱征引了大量原始资料,如孙衣言的日记就有六部之多,有的日记长达四万字,这些已是孤本,极为珍贵。如保持谱稿原状,恐不符合年谱的基本要求,但对这些宝贵资料又不应遗弃。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将其中部分长篇资料,抽出作附录,置于年谱之后。

第三,谱稿主要以新发掘的资料编排,带有资料编年的特征。谱稿对已刊的著作多语焉不详,而对某些相同事实又往往重复出现,对思想转折的背景则有所忽略,但考识其中个别文字的碑文却全篇照录,颇有主次不分、轻重失衡之感。因此,我们作了一些调整和增删,力求反映孙衣言、孙诒让的基本面貌和主要业绩。

第四,孙老以儿孙的身份来撰写其祖、父年谱,多用家族内的尊称,不同辈份的亲属对谱中人有不同称谓,读后一时也搞不清楚他们的内在关系。《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公开出版后,面对社会,保存家族内的称谓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造成一些误解。我们按照正式出版物的统一规格和要求,对这些称谓作了适当的改动。

我们根据上述设想,对谱稿进行整理,但在实践中仍感到符合年谱的一般规格和保存谱稿中的资料两者甚难兼顾,某些部

分臃肿、繁杂的情况依然或多或少的存在，恳请方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徐和雍 周立人

二〇〇二年四月